



切文古尔镇

A·普拉东诺夫著

古扬译

漓江出版社



白熊丛书

抒情散文大师常印不衰的美文

● 金蔷薇（散文） K·巴乌斯托夫斯基著

获全苏电影节首奖的同名电影蓝本

● 红 莓（小说） B·舒克申著

寓言式的长篇现代传奇

● 鲸群离去（小说） no·雷特海乌著

获苏联国家文学奖的独特长诗佳构

● 妈妈与中子弹（长诗） E·叶甫图申科著

获苏联国家文学奖的撼人心魄的畅销书

● 活下去，并要记住（小说） B·拉斯普京著

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悲剧性历史画卷

● 牧童与牧女（小说） B·阿斯塔菲耶夫著

苏联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

● 解 冻（小说） И·爱伦堡著

幽默怪诞、妙趣横生的讽刺作品

● 切文古尔镇（小说） A·普拉东诺夫著



苏联文学精品特辑

短小精当 可读性强
思想深刻 风格独特

ISBN 7-5407-2045-X



9 787540 720452 >

ISBN 7 - 5407 - 2045 - X / I·1274

定价：15.50元



切文古尔镇



本书由俄罗斯著作权协会授权出版。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为：桂图登字 20—95—11 号。

·白熊丛书·

切文古尔镇

[苏]A·普拉东诺夫 著

古 杨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地区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11000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5407—2045—X/I·1274

定价:15.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白熊”百态

——“白熊丛书”总序

● 宋安群

“白熊丛书”是漓江出版社从俄罗斯购进版权翻译出版的封闭型小丛书，包括 8 部苏联文学作品，其中 6 部是小说，1 部诗歌，1 部散文。

我们说这套丛书是苏联文学作品，而没有在“苏联”这个名词之前冠以一个“前”字称之为“前苏联”，是考虑到苏联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辉煌存在，苏联文学也堪称是历史的辉煌存在。虽然苏联国体的构成关系今天已从地球上消亡，然而“苏联”这个历史、地域的概念，却已令人无庸争辩地永远固定于史册之中。

这套丛书的作品，从整体质量来说，是整齐的，每部都是苏联文学的粹。不

论是 30 年代创作的,还是 80 年代创作的,其作者都是苏联的著名作家。这一部部作品作为一砖一瓦,已经当之无愧地砌入了气势恢宏的苏联文学大厦。

《切文古尔镇》是这 8 部作品中创作得最早的小说,然而又是发表得最迟的小说,它 1926 年写出,而迟至 1988 年才得以问世。作者是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 1899—1951)。这是一部内容复杂、幽默怪诞、妙趣横生的小说。它描写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试图马上建成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商品必然导致剥削、压迫,创造出足够的物质成果必然导致战争”,认为世上只剩下无产者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行到来。这些人脱离人民,脱离实际,在一个小镇里,或靠吃泥土过日子,或专拆房子求痛快,或以枪毙资产阶级为乐事,不从事物质劳动,精神畸形膨胀,坐吃山空,最后终于遭到毁灭。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早在六七十年前,作者就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观照社会,观照人类的命运,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不畏强权的压制,明确宣示为他所处的时代、为他作品的主人公、为人类的某些荒唐行径深感痛心和哀戚,并发出“再也不能那样做,再也不能那样活”的沉重吁叹来警醒世人。

《解冻》是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 1891—1967)的代表作之一,是苏联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小说诞生于 1956 年。作者的笔触深入到斯大林逝世后的 1953 年至 1954 年间苏联面临的思想动荡及改革状况。对官僚主义者的无情抨击、对势利小人的辛辣嘲讽、对高尚

纯洁的知识分子的热情讴歌，其力度在当时是十分强劲的。特别是作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在万马齐喑的当时苏联社会，是相当有胆识的非凡之举。《解冻》的发表，传达了苏联政坛政治气候解冻的信息，标志着社会生活解冻、文化生活解冻、作家心灵气候解冻的开始。随后应时而生，一批类似的作品波涛般地涌出。“解冻文学”一词也由此产生，并进入了文学辞典。《解冻》这部作品因而也成了不仅一时风靡苏联，同时还风靡世界各国的畅销书。

《牧童与牧女》是获 1975 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小说，作者是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 1924—)，另一部著名的小说《鱼王》(获 1978 年苏联国家奖)也出自他的笔下。他描写战争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善”终将战胜“恶”的信念。在这部被被誉为“独特的悲剧性的散文长诗”的小说《牧童与牧女》中，作者将战争的场景及战争生活影响着人们心灵的变化描绘得细腻非凡、纤悉无遗，以特别沉重的笔调来刻画严酷的战争如何把善良的人们之心灵恶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作品似以浪漫的手法开篇，随情节的发展，却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深沉的现实主义之中，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由此而倍增。

《活下去，并要记住》也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作品。作者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 1937—)是一度苏联国家文学奖得主。这部小说写苏联卫国战争后期，一位伤兵归队途中私逃藏匿于故乡的山谷之中，战争胜利后不敢露面。其背叛行径，使妻子心灵上蒙受耻辱，使她背负着

深深的罪恶感，以致怀了逃兵的孩子而不惜说是与人通奸所致，往自己脸上泼污。最后，这善良的妻子竟投河自尽以洗清“同谋”之罪。拉斯普京的笔触就是这样深深地进入到人们十分隐秘的内心世界，搅弄世人最怕触及的心灵里最脆弱的那根道德琴弦。哪怕只要背叛人民一次，就会成为终生的叛徒——拉斯普京严峻的告诫，不由得人们不心灵震颤。这部作品一发表，立即引起苏联文坛及读书界以及苏联社会的强烈震动，成为当年的最畅销书，并获 1967 年苏联国家文学奖。

《妈妈与中子弹》是获 1982 年苏联国家文学奖的作品，是一部 2000 多行的长诗。作者叶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 1933—）是涉足诗歌、小说、电影三领域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周游过包括中国在内的 80 多个国家。在他的代表作《妈妈与中子弹》里，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广阔无边、五彩缤纷场景的独特世界。他的长诗的故事，一忽儿发生在苏联，一忽儿发生在意大利，一忽儿发生在美国，一忽儿发生在中东……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幻境与现世，巧妙地糅合为一体。作者将自己的家人，祖父、祖母、母亲等等，视为世界公民，赋予他们不平凡的精神和意识。2000 多行诗跌来宕去，一气呵成，抒发了作者对人、对战争、对和平、对人类命运的不尽思索。

《鲸群离去》系苏联楚克奇族作家雷特海乌（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Рытхэу, 1930—）的精彩之作。这位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于科学小说、科幻小说、荒诞小

说均有所涉笔。《鲸群离去》副标题为“现代传说”。作品以民族史诗及传说的腔调叙说大海边人与鲸的传奇故事。那里的鲸与人十分相亲，常帮助人解决许多困难，帮人渡过一重重难关。有些鲸还变成了人，与人相爱，生儿育女，世代共处。一只神奇的鲸活得最长，因为它变成人时，获得了人深深的爱。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开始变得贪婪，黑手伸向了鲸，大肆捕掠鲸群。连那只神奇的长寿鲸也被标枪射杀。鲸群帮助过人，人却背叛了它们。鲸群终于伤心地离去，留给人们的是自省的叹息。作品于温软的叙说中藏着锐利的机锋，它向人类咄咄逼问：你们是不是过于妄自尊大了？是不是愚妄地自称为“大自然的主人”而又将要毁了大自然？

《红莓》是小说、电影双栖作家舒克申（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 Шукшин，1929—1974）引人瞩目的佳构。作者的广角镜头一直追踪一个进城的农民的历程，描绘他的奋斗和情爱，描述他如何从迷惘到堕落，又如何从悔恨到觉醒。舒克申对于农民进城之后的命运十分关注，对于他们的精神、道德的演变过程尤有兴趣，并深有研究，故而其塑造的形象特别鲜活、可信且深刻、动人。《红莓》的发表，引起过苏联文坛的瞩目。由作者自己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1974年举行的第七届全苏电影节主奖，1976年他病逝一年多以后，被迫授列宁奖金。

《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明晰可感，其“锲而不舍地追求美”的气息，开卷便扑面而来。作者是巴乌

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 1892—1968)。他的传记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虽在苏联都有影响,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莫如《金蔷薇》。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地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作者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丛书的构成是一种组合。按宗旨、功能追求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和内涵。“白熊丛书”的出版,意在捧取苏联文学长河浪花之一掬,让其折射出耀人眼目的辉泽;告诉人们,即使在十分复杂、艰险的社会环境中,苏联作家中的一些人,依然扣着艺术家的良心,禀着追求真理的胆识,保持着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忠于人民,上下求索,精磨细炼,一心去创作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白熊丛书”以8部中型作品为组合,想以一种短小精当的形式,注意思想内容、主题、选材、形式、艺术特色诸类型的代表性,让读者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领略苏联作家的创作风貌。

我没有思索过,究竟篇幅中型如本丛书中的各部作品,是不是就不能称为博大精深,但我敢肯定,优秀的作品,不论其长短,必能以一当十。这套小丛书的8部作品,多元纷

呈,仪态万方,有刚有柔,庄谐兼及,各有其独自の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精彩可读,必然会赢得读者的喜爱。

按接受美学的说法,读者阅读、思索、理解的行为,当视为参与作者创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丛书”这8部中译作品创作的将会有成百上千位中国读者。我不知道读者读后,对这些作品将会有何等复杂不同的感受,对这8位作家将会有何等丰富迥异的印象。我认为,至少,刚正如普拉东诺夫,大胆如爱伦堡,深刻如阿斯塔菲耶夫,严峻如拉斯普京,奔放如叶甫图申科,含蓄如雷特海乌,深情如舒克申,智慧如巴乌斯托夫斯基,都是值得我们尊崇、追随的。这套“丛书”的作品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它们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独特性等等,也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好借鉴的。

1996. 6. 8



与人民共呼吸、共患难

——评普拉东诺夫及其长篇《切文古尔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 薛君智

“普拉东诺夫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作家。他属于这样一种作家类型：不管怎样评价他们、议论他们、研究他们、猜测他们，最后都对他们难以作出透彻的理解……我们或许会赞成他，或许会为他愤愤不平，而最多的将为之感到惊讶……他的神秘性……他为着未来的痛楚、恐惧……以及生活中许多荒诞的事情……特别吸引我们……（然而），对于我们也是不甚了了。”^①

——谢尔盖·札雷金^②

普拉东诺夫作为一位“开禁”作家，于80年代下半期回归前苏联文坛，曾获得众多好评。然而，几乎大多数评论家又都

① 转引自《苏联文学》，1988年第2期第46页。

② 《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

谈到,普拉东诺夫及其创作乃一大难题,不易为当代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显然一方面由于作家所处时代的某些异常客观环境,如在斯大林执政年代受到的批判、日丹诺夫时期所挨的训斥等,导致作家及其作品长期处于封禁状态;另一方面,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秉性气质、哲学观念等各种主观因素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创作核心思想。正是这些主、客观因素使普拉东诺夫及其创作成为人们不易掌握的难题。因而,它也正是值得我们进行仔细分析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1899年8月20日,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克利缅托夫(后借用父名普拉东为笔名,改姓普拉东诺夫)出生于地处中央黑土区的沃隆涅什省,这里是贫困荒凉的无水沙漠地带。安德烈的祖辈是体力劳动者,父亲是铁路机车修配厂钳工,他将自己的诚实品格和高超技艺传给了安德烈,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温厚善良,多病早亡。作为一家十口之长子的安德烈在14岁时就被迫辍学做工,当过机车司机助手和钳工助手。1918年,他进入铁路工学院的技校学习电机工程,1919年夏志愿参加红军,年底返回技校。他在后来给妻子的信中^①回忆起自己早年生活时曾憾然写道:“我活着,但活得很苦,因为生活一下子将我从儿童变为成人……”

1919年春安德烈认识了省党委干部李特温·莫洛托夫,从此在后者的培育下他活跃地参加沃隆涅什及周围地区的报刊工作,并开始接近无产阶级文化派。然而,当1920~1921年间干旱饥荒蔓延于伏尔加河沿岸时,普拉东诺夫为了与人民

^① 《伏尔加》,1975年第9期。

共渡患难，毅然离开《沃隆涅什报》编辑部，从1922~1926年从事土壤改良和农业电气化工作，不过，同时仍继续在地方和中央的许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诗歌与短篇。出生和生长在劳动人民中的他热爱农村工厂，并念念不忘与人民与大家在一起，在给李特温·莫洛托夫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除了田野、农村、母亲和钟声外，我还热爱（我活得愈久，就爱得愈深）火车机车、机器、缠绵不去的汽笛声和流汗的工作”^①。1926年由于工业党的干扰，普拉东诺夫被召去莫斯科，后又被派往唐波夫省工作，但那里官僚主义势力猖獗，1927年他决定回莫斯科全力投入他所眷恋的文学写作事业。普拉东诺夫的早期生活和感受，都非常具体、真实的反映在他日后带有浓厚自传性的全部文学创作中。

普拉东诺夫的早期创作文学价值不大，但他以后创作的许多特征在其中已初露端倪。他的早期政论文涉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哲学问题，提出有关改造大自然、发展文化、提高道德修养、探索人生意义等诸方面的大胆设想。他的早期诗作模仿无产阶级文化派尤其“锻冶场”诗人们的作品，描述人们运用机器的力量去征服宇宙；不过，不同于他们的是，普拉东诺夫注重诗歌艺术的物质性、具体性、现实性、组织性，他认为意识、理智是未来人的心灵，它将埋葬现代人的心灵即本能、直觉和感觉。普拉东诺夫的早期短篇故事以他本身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并反映工农劳动人民尤其个体手工业者的生活状况，提出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问题，并探索人和自己、和别人、和自然界、和世界的关系。1922~1926年间，普拉东诺夫创作了

^① 诗集《蔚蓝色的深处》前言，第7页，克拉斯诺达尔，1922年。

科幻三部曲，即短篇《太阳的后裔》（亦名《思想的撒旦》）、短篇《月球炸弹》和中篇《以太系统》，另外还写了中篇《电的祖国》。这四部作品探索人和自然、人和宇宙的关系，将科学发明与哲理思考相结合，其构思均为通过科技发明途径去寻找重建世界和改善人类命运的途径。前三部故事离奇，科幻成分较浓重，第四部则接近社会现实生活和工农劳动人民，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坚强意志、发奋精神和聪明才干。总观之，普拉东诺夫的早期创作，既不脱离革命初期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又富于浪漫主义遐想，并逐步从浪漫主义的、怪诞的乌托邦式空想，进入到现实主义的、严肃的反映社会真实生活的纪实写作。

20年代后半期，普拉东诺夫正式步入文坛。他于1927～1929年间创作的三部中篇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叶皮凡水闸》通过描述彼得大帝时代英国专家到俄国来帮助建造水闸的故事，展示出沙皇与俄罗斯人民之间以及外国专家与俄国劳动人民之间的两对矛盾。在第一对矛盾中，作家揭示了沙皇形象的两重性：统治者的冷酷与残暴及作为改革家的雄心与魄力；歌颂了劳动人民的聪敏与机智，他们了解当地水源极少，不可能修成航道以建造水闸，因而不去理会“沙皇的游戏”。在第二对矛盾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构思在于驳斥西方的历史观，即认为俄国本身自古以来落后野蛮、没有创造性活力，俄国的进步总在外来的影响下完成。普拉东诺夫用他的故事说明，欧洲的纯理性主义早已使它本身失去生命力，俄罗斯人民则有纯真的心灵、感觉和理解大自然的本质。作家的结论是：心灵高于理性，理性应受心灵制约，这正是中篇的中心主题。普拉东诺夫并且将大自然看作强有力的社会道德因素，在大自然面前，

不深入和敬畏它的隐秘是不可能征服它的。这里，作家对于大自然的不断思索，同时也丰富了他对俄国历史和劳动人民心理的深入了解：任何历史创举和进步事业，是由人民群众（即使是消极地表现出来）的意志和认识来决定的。《叶皮凡水闸》的创作显示出作家对劳动人民的心灵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关注和推崇。

《内向的人》和《能人的来历》这两部中篇是普拉东诺夫对革命发展过程中劳动人民心灵深处发生变化的探索。20年代末，文学界塑造正面英雄的流行方式，或是在革命阵营中经过培育锻炼来造就新人，或是在战争与建设中依靠外在的帮助将“旧人”改造为新人。然而，普拉东诺夫所关心的是“旧人”如何独立的、自由的走向革命和新社会。因为，在普拉东诺夫看来，俄罗斯的劳动人民是“能结出果实的土壤”，革命唤醒了沉睡的人民的主动性，因此，他们将革命视为历史真理的内在和自然的体现予以接受，这也恰好证实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俄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正是基于坚信劳动人民的自发性觉悟以及他们接受真理的主动性，因此普拉东诺夫认为“旧人”成为新人的过程应是人的心灵的自由、自主、自觉变化的结果，劳动人民既能按自己意愿、又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依赖外在力量，独立地、无拘无束地走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而且这种过程必然经过深刻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本质变化。《内向的人》和《能人的来历》的主人公只会干活，表面上或到处流浪、或无所事事，甚或似乎不关心政治；然而，他们的精神境界非常个性化，内心不断进行着探索，因而或敢于对党的领导干部当面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权利，而是神圣的职责”，或是在二月革命时认为不必去理睬“聪明人”组成的政府；而且事

实上，他们始终和底层人民心灵相通，终于或被革命推动产生出好问和求知的欲望，从而逐步前进，或带着养子去寻找和参加革命政党。总之，虽然普拉东诺夫并没有塑造出高大宏伟的英雄形象，但他对于劳动人民内心的理解和信任，肯定革命和社会主义是人民内在愿望的观点，正是他塑造这些“内向的人”和“能人”的激情所在。因此，在对待建立新人的问题上，普拉东诺夫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在20年代的同时代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观察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心灵的“苦难历程”，深刻地从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角度，探索了普通百姓的内心隐秘，总结出劳动者“旧人”走向新世界的独特途径。

1926~1929年间，普拉东诺夫还完成了他的反官僚主义三部曲。早在1926年普拉东诺夫曾写出中篇《格拉多夫城》，由于这部作品讽刺的对象是革命前旧国家机器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遗毒，因此，作品得以顺利发表。但事实上，它的构思为后两部反官僚主义作品的写作打下了基础。1928年的《契—契—奥》是普拉东诺夫偕同皮里尼亚克共赴中央黑土区首都沃隆涅什，为调查官僚主义和了解群众反应，采访当地人民所笔录下的札记，这部作品被封禁，没有问世，也就没有挨批。然而，下一部短篇《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在《十月》杂志1929年9月号刚一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拉普”领袖阿维尔巴赫在同年11月号的《在文学岗位上》发表题为《论整体范围和个体马卡尔们》的长文，给普拉东诺夫扣上了一大堆帽子：小资产阶级的对抗性自发势力、个人主义、唯我主义、自私自利、虚无主义以及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长文结论是作家的立场“不次于喊着反法西斯口号的直接反革命”。据法捷耶夫后来道